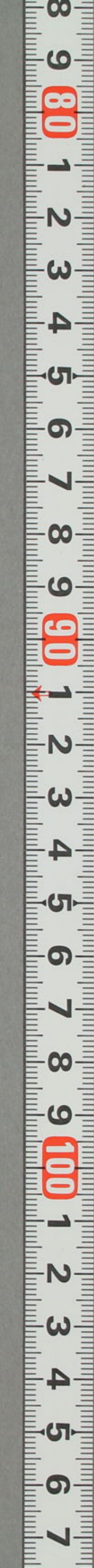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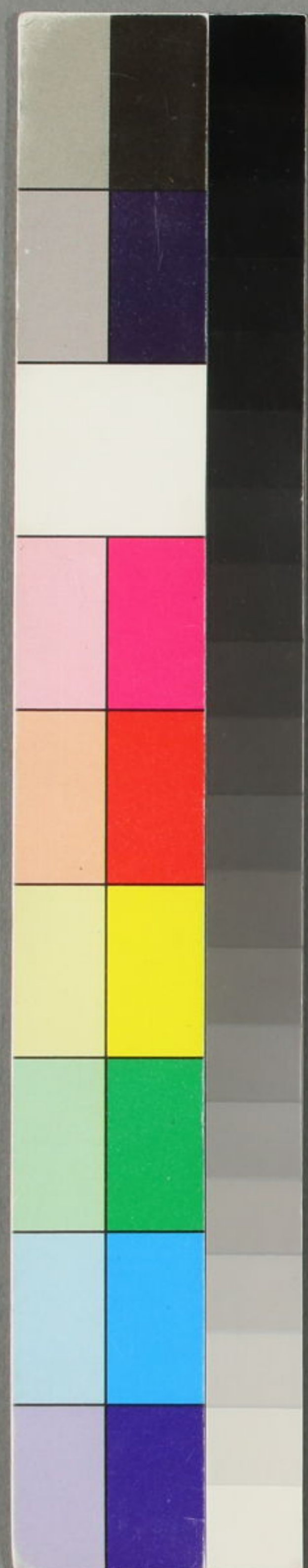


論語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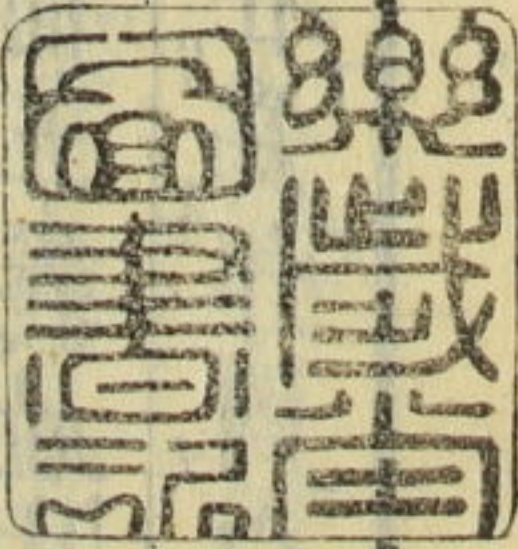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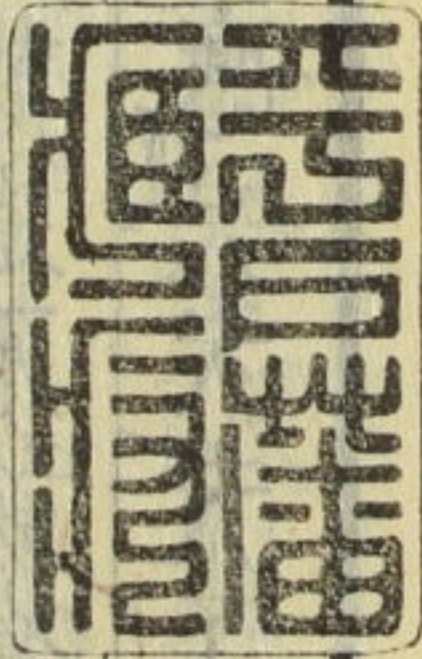
八

□ 12
917
11





論語釋解卷之八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衛靈公第十五

此篇明君子專謀自弘以任道乃其所務求亦在成仁於己是以其道之所不同者君子不相為謀以自污其義也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

窮小人窮斯濫矣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古

人旅行必先具糗糧，莊子云：行百里者，三月聚糧，可以見也。窮者致身而止乎？其無可復進之處之稱也。濫者物去其當止處而踰人之稱也。

此有五義：一、夫子不告衛靈，以其不可問以軍旅之事；是卷而懷之也。一、夫子不對以軍旅事，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也。一、夫子以衛靈問其不可問之事，而知其不用已之意，明目遂行，是避言也。一、夫子不對，則亟行是義以為質也。一、亟行不為其從者，豫計其絕糧，是謀道不謀食也。而五義竝皆與篇中數章皆相照應矣。夫夫子志在為邦國，以三

代之道者，衛靈豈不知之哉？然不此之問，而彼之問此，其志專在欲以兵彊攻伐，立威於天下者耳。乃其終不能用夫子者，可知也。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言君如欲聞俎豆之事，於朝會聘享用之，則嘗學之所通者，足以應其所需矣。至軍旅之事，則平生之志本不在此，是以未之學，不能應其之所需也。此蓋已為其行焉之地也。夫已云不能應其君之所需，即是其於衛也為無用之人，則義難徒食其養，是以至明日乃以遂行也。而其去之日，倉皇急遽，不能具其道路

之糗糧比及在陳所齋已絕從者饑困力乏不能
行步故曰病莫能興也子路愠夫子不計其途中
絕糧而作卒遽之行故見夫子詰其以行義而窮
也君子固窮者言君子謀道不謀食不以此易彼
則動有以窮也小人窮斯濫者言小人無事安居
則或望道慕義矣及臨有事見其將窮則亦以貪
生謀食故翻然背道忽然棄義乃一切不守不義
之行無所不濫過為之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
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前章夫子自言軍旅之事未學者本亦順世俗之
意謂所未學者雖聖如夫子亦無能為而以作辭
者而其實如夫子之治衆不由軍旅之學不學編
者欲明斯旨故置此以相承也夫子蓋常聞子貢
稱夫子之言似為多學諸經諸藝而又能強記識
其文因以得成其材德者故夫子擬言其意以訊
之也對曰然者言已意果如夫子所擬言者也非
與者言夫子見問以此者豈以此情之非也欲為
色明之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言學問之法不
可貪多務博龐雜冗亂反闇其智唯須得一要道

主之雖遇似當別取他異道者仍執前要道以求之通貫則有益矣夫子之成聖德啟智政以是法得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衛靈欲立事業而問軍旅不知德可以安天下也子貢欲求博識而思多學亦不知學當本一德以貫之也子路之進人材則欲其多觸事故以長其智亦不知非一貫之學不可以固其智本也而天下之人其智志之所方嚮率皆如斯三人也已故曰天下知德者鮮矣呼子路告之者乃欲因語此

以救其謬見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章乃明德之效者也夫子意謂唯舜爲知德而以治天下者矣蓋舜之於其治也德爲本政刑爲末一細巧智槩止興造內恭己一遵堯舊制不敢自用外任天下之賢材而又不取僥其位當時天下四方之國皆亦從其恭德而化乃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者謂是也如子路輩乃欲廣知事情多涉世故施設百端而以治者也而觀古今

世主邦君之治類如子路輩之志者甚多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參者以單聞耦之稱其者指言忠信行篤敬之德象也輿者車上所受物載者之稱衡軛也紳大帶之垂者也

此為前章云唯德可無為而治因又明德之為物之實且示學者以其所宜規守之法也問行者問其得行達之道也言忠信行篤敬即前章所云恭也之謂也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言蠻貊之邦其俗

不識禮義而吾往在其邦則又為識生而情疎此極似難得行達者矣然苟有德如此則凡秉彜之倫莫不孚感而化矣若夫不據德為之者則雖如州里識熟而情親之地亦不可得行蓋與民性相反故也立則以下言欲得其行當須念念不離以思有斯君子之德行之象蓋立則見其於已前聞所相耦對立之象而以願似之焉在輿則見其於衡軛之上倚憑相嚮之象而以願似之焉好德若此而後始得以其德為已之有然後其所為者得行達也子張喜夫子之為已言從德之方故書之

於常所當前之紳以欲不忘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史官各

夫名籟詩小雅大東篇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夫子語蓋本於此

此章亦明君子之德也史魚其人氣節勁挺不為

物屈故曰如矢也易云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乃知直即德之所本者然如史

魚以直立其身不以時變化則其於君子尚有所

純至如蘧伯玉之直乃其人素無意自顯揚其所

素而其道亦止以自處敬義未嘗以與外物相疵

厲是以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夫卷而懷之者乃優游自適以待天而已故曰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因前卷懷之事遂明君子語默之義也君子未

嘗不欲其道之行於人也又未嘗不欲得其友而

以輔其仁也今有人即與言則彼乃可以與我為

友與我為朋與我為親知共行其道者而不與

之言則是自使其道不得普及也即如魯勾踐不

與荆軻言而不能殺秦皇故曰失人也然則君子

之道不止以卷而懷之為貴也雖然如夫子之於
 衛靈嚮使夫子對以軍旅之事而衛靈得聞夫制
 師行衆之道則以衛靈之無意行道安人豈不因
 以貽其害於衛國之民乎故曰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也知者乃能知其人可以任斯道是故不
 失入知其人不能以盡是義而或反累斯道是故
 不失言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者志道之士也

此章明夫子行於衛而窮之義也使夫子對衛靈

以軍旅之事則得食於衛矣然是為自棄其道枉
 其直以投於人好且使衛國之民或被其禍不淺
 則是害仁也夫志士仁人見害其仁則生且不求
 矣矧夫子而於衛之食養乎夫子不對而行之義
 斯可見焉夫子保道完直不與其不仁而以義進
 退是以雖知其糧之不給而明日遂行是成仁也
 夫志士仁人當其成仁則身且不避殺矣矧夫子
 而於絕糧之饑乎夫子行而及糧絕之義斯可見
 焉成仁者謂從義進退而以成仁德於己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工者百工造為室室車服

諸器械者是邦解見學而篇

此有二義一示學者處身之宜一夫子不與言也

子貢雖高明之士然其為人好自標舉身累於識

是未可望仁者殺身成仁之德者是以夫子告以

利其器之事言百工欲善其造為之事必先利其

造為所用之器具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

仁者言務以同心於其人則已身因有以習慣成

性而德得進矣夫然後可以任仁者之事也為仁

者謂身事立仁德之行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夏時謂以斗柄建寅

之月為歲首也蓋夏時乃五帝皆用之而此諸殷以建丑為正周以建子為正者最為與天無先後之差

者矣殷輅木輅也輅大車之名至周始有五輅曰玉日金日象日革日木然飾以金玉者奢而易敗不如

木輅之樸而堅久也冕黃帝始作之凡首服三等冕最貴次弁次冠上古冠小僅撮髮貴賤咸用之亦大

于冠圍額冕則加板于上蓋至於周其制始備垂旒前後以蔽目左右有黼纁以寒耳人主戴此凝神恭

默俯臨天下日冕也韶舜樂也舞樂容也事詳已見於前鄭聲鄭國所出淫靡之聲佞佞解見於前殆者

謂其致失階之有可必也

此章乃夫子得人而與之言也顏子其心三月不

違仁其人足望異日之所成者是故夫子因其問

遂答以其平日所志治國之大經也天子之事莫
 大乎奉天故首舉時以槩庶政天下名器莫重于
 車故次舉輅以該百度貴賤物采莫先于服故次
 舉冕以該章服三者皆禮之屬也夫行時一視與
 天合者而用之則其敬天從人之義可知矣用器
 唯取其樸堅而不多飾則其用物尚質之旨可知
 矣章服備美致采則其服文貴辨之道可知矣蓋
 合而言之乃卑宮室致美乎黻冕之義也苟能備
 文乎已身而不侈費而行以其天時禮之義善盡
 矣故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夫子嘗稱其盡善美矣其樂一以樂天下至治為
 舞容矣如武舞乃以伐殷紂之事為舞容雖象武
 王之功而未可以為教化齊民之道也故曰樂則
 韶舞也放鄭聲者謂放逐鄭聲之伎不畜之也聞
 鄭聲則使人氣志流連不知其所當斷而害於行
 政故曰鄭聲淫也遠佞人者謂遠斥辨佞之人而
 不邇之也辨佞之人巧言少實欺詐誤事使人易
 信而多失故曰佞人殆也又按夫子此答無一辭及於政令刑罰而獨以禮樂之事為為邦之大要者雖亦或因其問者為顏子之亞聖而其規模弘遠亦可以觀焉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章以補前遠佞人之旨也人多見目前之好而不慮及日後之生患因循不易日過一日其憂患便已在近而不可為之防禦矣世之喜巧佞辨諛之辭者亦未有不自知其實不善也而其竟因陷于禍難者皆以其初無遠慮之故也可不慎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按夫子此辭言原本

於詩蓋詩三百篇首取關雎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庸乃說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即是也

此章以補前放鄭聲之旨且以見君子篤好之情若此而與子張書紳之章相映也已矣乎者言吾其無復事講道誘學而已矣乎蓋激辭也蓋好色

之心匹夫匹婦皆必有之乃日彷彿見其色耳彷彿聞其聲心思其美而不已口誦其言而不惰者也誠能以此易彼則成德不難矣然世徒多以此好色而無以好其德矣則關雎之教亦似難行者矣夫子所以有是歎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立也臧文仲詳於前柳下惠魯人姓展名獲字禽食邑柳下蓋晚亦為大夫益日惠

此有二義其一知而不讓是不直即與前直哉史魚章應也其一以此與下誰譽誰毀之章相映也臧文仲為政於魯者而其心知柳下惠之賢則宜

當相讓以其位而文仲惡之而不與立乎朝是似以其位自私者故曰其竊位者與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以直道與人交之法也蓋夫直者當以自正已而不可以深正人者是故以此厚自責於其躬者可以成己德焉而以厚責諸人則怨至矣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知其遠怨則君子與人交之道可知也

○子曰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章以見人處身雖善而若其志未深至則亦難

以長進之矣又以明德當自求成而非人所能強與成之者也夫子無不欲人之成其德然其人非自求之心甚切而問曰如之何既得聞其誨而仍屢問曰如之何者夫子雖以其諄諄能道人而亦末如之何要當自求之而後得也之者詩所謂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者即是也已下編意始入謀道○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慧者警利動見超越之稱好行小慧者蓋其不好言義但以其材稍巧警出衆臨處事物動早悟其瑣使小利任以行之而自誇為智高也又按此篇至此始言義乃與直相待以成其德故也此有三義其一示其人難得入道之質其一因以

見可得入道之質其一喻欲學君子者當以尚義為心也凡人之所群必有其義可言而終日言焉豈無可及乎然有人雖群居終日未嘗聞其言之及義常安佻薄流細巧好行小慧自以為智其若是者小器自盈難復訓導故曰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遜同質猶結實之質也物於此為所取其實據之稱也

此始明前章尚言及義之旨也言君子之議物也援義以為其所擬質當而身乃據天下之所會通以行之故曰禮以行之然其出言也不敢自專故

曰孫以出之然其亦終始不爽以成之者也故曰信以成之重言君子哉者其意猶言共事若此者則不得不謂之君子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一以補前章餘意一以明求人知己之非病無能謂病無能為如前章所云也而病之者即躬自厚者也常自病其無能焉矣而如人之不已知乃非其所病者也故曰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又不病人之不已知故能卷而懷之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解見前為政篇

前章所云驟聞或似不欲其名顯聞著者矣故更錄此以見其非然也蓋君子常欲已名因一日用力於仁而以傳焉矣但無意銜鬻也耳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此亦仍發前旨也言君子雖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其求之也一求諸已蓋以為已身誠有其實則名將不招而自至矣小人之求名也不憚其難居不顧其不當唯知求諸人之可得而不知已亡實則雖得旋失之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矜者內自負其淑躬行而以持諸人

之所必知之稱也爭者爭能於人也群者能以身著於衆有親疎尊卑善惡之間而與為同處之稱也相朋匿非日黨

矜而不爭者自求諸已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故也群而不黨者君子無所不可與同處而獨其所辨是非善惡不以親疎尊卑枉其直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此章仍亦群而不黨之意而其言廢舉皆有二人一人一言言君子於言也以言廢舉之於人也以人廢舉之而不以相混錯蓋小人固亦有斯性則足以出善言但不能躬行之是以不免其為小人爾

君子亦不能無時失言則曷容以人廢言既不容
以人廢言則不容以言舉人亦可知也

○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章有二義其一孔門之學貴聞一善言則身乃
守而行之是故子貢問以可以終身行之者也其
一子貢嘗聞夫子之學一以貫之故問以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者也而夫子答以其恕乎與曾子忠
恕之答同乃知夫子之一貫唯是主一恕字而道
德仁義之說皆由此一字而以通融知會者也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者言已所不欲人之施於已者
勿以施之人也夫以已所不欲之心為準者是敬
以直內也因毋施之人者是義以方外也直內方
外及其以成德則道與仁即從之矣是以謂終身
行之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毀字與上臧
文仲章意應

直道之直字又與
史魚之直相應

此明舉天下之民無不可從道者也曰吾者以其
知斯亦三代直道之民言也夫子本知人性皆相

如也是故三代之時聖君在上提其治綱而明教化則斯民皆得以直其道之所當道而行焉矣然則雖今天下之民其誰有不可直其道者乎但行有隱顯事有彰微則不得不姑因其彰顯者譽之而以勸勵夫隱微者是故凡夫子有所譽者亦皆有嘗試之其人者也不然於夫可以行之道而論夫可以行之人誰得毀之誰得譽之乎則知夫子所毀譽但於其事而非於其人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

矣夫文前後具存而中間偶見其亡者曰闕文史多闕文故舉以喻之及者讀及之也曰有馬者蓋

車馬為器物尤大者而禮制爵秩之所因分者故古之士亦以畜馬來與不畜為其上下之別矣然家有貧富或不能畜馬故夫子之時世多有借乘之事而夫子因其多有之事以舉設言之耳

此章亦因前章言直道而行之義推之以論當時之俗也蓋當夫子之時直道之行乎民者偶亡矣想夫子之後復見如彼俗者必矣何者三代之所直道而行者也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之一節蓋舉直道亡之一以例其他也言譬如有一馬者遇人乞借則出借以來之此唯直道所行之俗有之而夫子之時雖已無用之時不借人乘之多設言辭以拒其所請鄙吝邪詐滔滔皆是而不

復見直道如彼者日今亡矣夫蓋歎道微俗壞之甚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章因有馬者不借人乘之而多設言辭以拒人之肯遂舉此也道之將行而知仁與應者德也而此物存乎已與人之間矣苟有鄙吝之心則巧言興焉而以蔽阻其德鄙吝之心在身謂之殘賊去之者小事也不忍去之者所謂小不忍也君子謀於道乃謀之大者而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章亦因前巧言亂德之義言之者也蓋德之爲物雖其人固亦難識而易失矣况當時道衰之世巧言多蔽恐或因衆之所好惡而遂不復究其實焉故曰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者謂張大其中以俾事可承以此也

此章乃復明道之由其人而後行也道與人血氣相依者故道不能弘人但人能以其血氣善承之而以發之於其行則道之行乎人心者其量因以成弘譬如夫子遲遲去魯則後世人因以得知本

父母之國之道，即是也。然此亦唯君子素深達道，要者能推其微，而以顯發之，然後始有是成弘之事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章於弘與不弘之際論之也。行有所過而心自知其過，是為其微矣。因以改之，而道顯矣。不能顯之者，即真過矣。此亦於血氣與道之間而言之者。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章又示人以進德之方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者，蓋道雖與人血氣相依，而其跡則必見於民之行矣。是故前言往行者，道之所由存也。學以識之者，德之所由立也。是故終日思之，譬猶

臨淵羨魚也。故曰：無益也。言無所加益於其智也。智猶苗也。學猶灌溉而膏之也。故曰：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者腹不得其所，充而居焉之稱也。孟子無是

此所謂謀道，即謀弘道，即所謂大謀者也。是故君子之處其心也，唯恐其一日或與道違行，而道乃

與時相乘變化無方君子日行與謀日循其時以盡其心務合其道而已矣君子終身之所謀在道是以日學以進其德以脩其業則內自安故曰祿在其中矣廢其業去其志而以謀食就耕則其德無所得養故曰餒在其中矣是故君子所為憂者唯在道之不得於已而不在貧不得食是乃夫子之所以不問糧而行於衛之旨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之字皆指道義也莊者內氣克實以致其

外貌盛滿之稱涖者期行諸其物而以當其位之稱也

此章乃示謀道者所從事有可擇之要也謀道之宜從者而共心有得者謂之知其氣志不違以安於道義者謂之仁蓋此一者人之所以達共生之德而天下莫不由是行焉但君子大取而小人小取焉是其異也知及之猶云於知言之則已能到於及之之地矣仁不能守之者猶云於仁言之則未能到於守之之地矣得之者即得知夫宜之謂也仁不能守之者其知乃與不知等矣故曰雖得之必失之也雖仁以守之不莊以涖之者蓋謂雖

以居其義而其志氣猶怯縮不展者也是其德未能充盈而尚虛矣是以民不敬也莊以涖之者是其內已自盈實者雖然其動之不以禮則亦為未能令於天地之宜者故曰未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小指其人之材能也大指其御象之所成治迹也受謂觀通其物也此章旨與前動之以禮相承置之也小知大受者謂於其小處知之於其大處受之也君子無所懼其材能故不可小知也動之以禮而以成其美於邦俗故可大受也小人之材止其所自懼而已故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踏而死者矣未見踏仁而死者也踏者舉足措之其地上之稱也甚於水火義詳於名疇

此章勸前章所云仁守之意而彼專以君子言此乃無涉小人其肯廣矣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者言凡民之所得達其生者唯以其依於仁是以生民之間各互相濟矣一或棄其仁則天下隨皆惡其人雖乃父子親戚亦皆離畔而絕之矣水火者民食之所仰用不可一日無者也然水火之所存人來踏之或有死焉者而仁之所存人能來體焉

則民皆敬愛以願相從矣故曰未見踏仁而死者也彼踏則有死而此乃未見踏死所以曰甚於水火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章又明仁者舉天下之人皆不容不事之之義也仁者道之大者也師者任道而教者也弟子之事師而遵其教者於道之大其亦似宜讓而勿自決者也然此猶可隨其自決而直行之焉則其他可知耳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者當其應淪而其守仍如初之稱也諒者蘊奧之通透

乎人之所睹識之稱也

此章貞乃仁守之故也不諒乃不可小知也夫君子者執其德以自行其誠而不求人之已知者是也雖世與違而不為之易行貞也雖依義而行而不自明道其善不諒也此即夫子不對軍旅之義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章又明士君子出處皆不當因其食以立其謀也言凡士之事君亦唯為其社稷民人事之所在故乃執敬以事之也非欲食其祿而以事之也以此觀之則夫子不可以懼糧絕而留於衛之義亦

言言解角 卷之八
可見也

○子曰有教無類

此明前當仁不讓於師之義也言師任道而教者也弟子師其人受其教者也師之所任者仁爲大矣今已有教其人以其仁則弟子豈無類其師之行乎是以弟子亦當仁不讓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此章又明夫子不對軍旅事之故也衛靈欲彊兵以立威夫子欲脩道以仁是道不同者夫道不同則各殊其趣彼之所好者我之所惡者也彼之所

重者我之所輕者也夫彼以斯不同而我爲之對爲之謀是非諂則詐欲求親附利其身者耳非君子後其食之義也是故夫子不對而行者非不知軍旅事乃以道不同故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又明夫子對云未學之肯及不諒之故也言凡辭之用唯假此以取其情之達於彼而已是故苟可以得達是情則其辭之誠否不必究譬如夫子云未學之辭亦唯假此以取已不欲爲謀之情達於衛靈之心而已不必鳴以其誠實也不然如夫

子固明於禮豈有未學軍禮之理乎謂君子之不諒者乃亦以其辭命不能無時不誠之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師樂人言者也各疑

此章蓋編者以此反映益見前義之固當也皆坐者皆先已坐也非初起者至此始坐也某在斯某在斯者歷告以坐中人姓字也子張以夫子所為告之意甚庸悉遂疑凡與師言皆當如此因問之也固相師之道也者言相師之時則當用告如此

然而非可謂與師言皆當如是也故改之以告曰相師之道也觀此乃知凡辭必欲鳴以其誠實者是乃以警待天下明者也豈不固乎

季氏第十六

此篇專明君子於天下以直其道為本故始以存心所由繫言之中以戒懼保持之術示之終以學戒其智之法告之是一篇之大旨也凡十

三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

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丹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季氏季桓子也顛與伏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東蒙魯國東山之名魯七百里之封顛與為附庸在其域內凡附庸之國其所宗之國有冠則為之扞衛有役則為之出賦佐用以敬事其所宗之社稷故曰是社稷之臣也周任者古之良史也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

相主與相師同其道矣故以此承前為篇首也季氏貪顛與之土地欲滅而取之丹有季路為季氏

臣來告孔子也無乃爾是過與者言如此從事是季氏之惡也無乃汝過教之然與夫顛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之主者言先王之所封季氏欲奪之不可也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者言凡攻伐之事可致之外讐而不可施之親附今顛與未見其失事大之禮何以伐為蓋詰其致伐之意欲以止其事也丹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言欲伐之之意出於季子非自己教之過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言凡士欲承君之所使受君之所任當先自陳其身材力之所能及共所能及

既明然後擇君所置之列就之耳如君所命職事已所難能任者退而不就之而可也如夫相室之任將以持其之危扶其之顛者也初欲不賴其所扶持則季氏將焉用彼相室之為乎季氏已欲爾之相之者而使其從貪暴之惡而失良善之心譬猶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豈得謂非爾之過乎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均者班政之均平也安者使眾心安適也周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玉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修文德者蓋本於此而言之也文者文告之辭也德者自省其愆失以改之使民悅嚮其謂屏也蕭牆

今夫顓臾固而近費者其城郭完堅而近季氏之

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者蓋冉有已被責以
 其過於於是更為此辭欲以解之也君子疾夫舍曰
 欲之而必為之辭者君子以正直為本如季氏欲
 伐顛也亦不過貪其土地欲以廣己采邑耳然必
 為之辭曰是為子孫謀也此自掩其智令不得其
 明抑亂德之尤君子之所疾者矣冉有以其嘗學
 不冝作若是之辭也有國諸侯也有家卿大夫也
 欲均者大小得冝貴賤適等遠近次順而無偏頗
 之弊也苟以其均譬雖一杯之灑江足以得三軍
 之歡是故仕家者以家祿而足仕國者以國祿而

足夫為下之情固各應其所仕而足而莫之怨望
 則豈在其財之多寡哉亦唯在其班政不得均平
 而已又雖多眾如其心攜離則崩散可待矣雖寡
 眾其情協同則必有由興焉既均既和則民下安
 其居而無復外慕之心矣故曰均無貧和無寡安
 無傾也夫如是故已下言古有國有家之君子其
 欲均和安如前所言故古者有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之事此亦欲均和一證也修而均和
 則眾懷集眾懷集則威遠人於是乎來服既來服
 之則又安撫之令無生離畔之心此古君子治國

家之道也。今二子相夫子，不能以是道匡救拂正也。是以魯之遠國淮夷、萊夷、東夷之屬，皆昔者來朝，今者不能來，而今又以顓臾邦內之附庸使之各貳其心，不親附，是謂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是宜令其自反懲懼以改其過而可者也。今季孫與二子，是之不知而反謀動干戈以伐其罪，夫以彼外益畔內日蹙，猶不自知其過惡而言之。季孫其終至家臣皆亦惡其無道而以背畔伐其主乎？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廢人不議。

此章承上季孫之憂以置之也。天下無道已下言欲知如何是為天下有道之世，乃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時，即是也。欲知如何是為天下無道之世，乃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之時，即是也。何以知之？蓋君君臣臣，直道之大者也；賤妨貴，卑厭尊，不直道之大者也。大者已立，則小者隨之。今天子尊也，諸

侯卑也禮樂征伐天下之所秉其權者而若自諸
 侯出則其妨厭可知也故大權猶存有道之微矣
 大權下移無道之驗也自古諸侯秉天下之大權
 者自共工氏以下至於齊桓晉文無慮數十而其
 業或止其身或傳子孫傳亦未有過十世者矣諸
 侯則十世失之大夫半之陪臣又半於大夫者蓋
 所移愈卑則其所妨厭者愈深而無道滋甚是故
 十為一成之數而道曲一重者尚終十世再重而
 曲之則是本曲而更曲之矣故其數已減半矣豈
 非可畏哉陪臣執國命者謂大夫之臣而制其一

國之政如陽虎之於季氏者也然則季氏之危亡
 其亦可虞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者蓋亦天子之時天下諸侯之國事
 率皆大夫當其權而或皆又已使陪臣執國命矣
 夫陪臣執國命則以其地位已近而至於庶人與
 議其政此亦勢之所必至者而夫子之時或又有
 斯事是故夫子憤歎言之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公室遂失國政
而禮刑皆不能自公室出左傳昭二十三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

政四公矣四公乃謂宣成襄昭四世也夫子乃在定公之時言之故曰五世也樂祁所云季子三世乃謂文武平三世也昭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蓋謂執政自文子始者也又按武子之子有悼子而未嘗為卿昭七年先武卒是年平子代武心故知謂文武平之三世也平子子為桓子夫子之時正為卿故曰四世也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後改孟氏孟懿子獻子者是也逮者彼所來之將為著於此內之稱也

此章乃夫子言魯國當時之勢以為前言之驗也祿之去公室者以其失政而公室之祿為三桓所削奪言也政逮於大夫者謂父子相逮以執政也桓子之時為家臣陽虎所執其政柄此即大夫五世而失之證矣故曰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此章以下乃明戒懼保持之術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猶云君子所致日益其德者凡有三友所致日損其德者亦凡有三友也直者友其人則使我自羞邪曲而弗敢為諒者使我自除陰慝而少所私多聞者使我多聞前言往行而有所監戒焉人常友直而以聞已所過友諒而以自處於公明友多聞而以自廣其智進其德焉則益亦大矣故曰益者三友便辟者巧便以辟人之所忌友便辟則已

有驕恣無所由抑善柔者其人無志氣苟且偷合無所不聽從友善柔則已有非理無所由知便佞者巧便為辭以掩人之疵瑕者友便佞則已有不善反感其言以為善矣故曰損者三友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音洛此章亦言三益三損與前章同但前章因所友以言其有損益者而此乃專因其志願之所樂言之則其為言更切於彼矣節禮樂者謂凡平日行事皆取其義於先王禮樂以為之節度也道人之善

者是以其善為美而欲企倣之者也多賢友者日以知己之不肖矣夫以大義為行事之準而志又慕善長則德靡不以進矣故曰益者三樂也驕樂者謂驕傲以安逞其心也佚遊者謂不事其事而從無用之事也宴樂者沈湎飲酒相群以就閒燕也此皆任氣放意縱恣而以損德故曰損者三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侍者侍坐也愆者其之所來與此所期待不相值之稱也躁者彼之來方當履其軌度而動見其出他之稱也隱者

方其當顯呈之處而內有所掩之稱也譬者其當見之之處而不能見其明之稱也

此章乃亦言侍君子之所當慎改之三愆蓋仍前
 三友三樂之旨也言侍於君子不慎斯三者則縱
 其有善君子必以斯三者尤之故曰三愆也蓋凡
 侍君子虛已為要苟不能虛已則或乃欲行以已
 而躁或乃構門戶設城府不能呈情實以受鴻益
 而隱或乃唯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子雖君子顏色
 方見其未可出聞已言而亦以未見而以發之則
 其言語多衝突觸犯而警斯三者竝皆以身自蔽
 而不復能知其當則傲之善故謂之愆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戒者先事預防設之限約而以令其勿
 敢過之稱也血氣者血中之氣也

前章已言侍君子之所當戒者此又置就君子而
 言者其意蓋明其戒不獨在侍君子者而君子亦
 別有此三者以自為戒也故曰君子有三戒也人
 之所患在為血氣所使苟為血氣所使則道德仁
 義槩不可望也已君子知其事之然也是以血氣
 未定之時懼其佚蕩之性易為物感失之于色慾
 故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則懼其盛實勃

盈之性自思奮挺健擊失之于爭鬪故戒之在鬪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則懼其衰竭憊乏之性不能
自足因思有所獲以倚焉失之于貪得故戒之在
得夫君子自少至老不能無自戒則其德之不及
君子者焉可不以思警懼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畏者避其

之所至而思其為難當之稱也

此章復明君子之所畏而以戒小人也畏天命者
如詩云昊天疾威敷於下土及云舍彼有罪既伏

其辜如此無罪淪胥以誅者即是也畏大人者人
主威權在手生殺隨意亦猶天也君子畏天則亦
必畏大人蓋其大統所係之勢同故也而所謂畏
者乃敬天之怒弗敢戲豫敬天之怒弗敢馳驅者
即是而前章三戒言亦皆歸要于此矣畏聖人之
言者聖人之智非凡慮所能得測故其言雖有或
似不必如此然君子乃謂其必有必然之徵也於
是亦祇敬崇奉不敢與逆而小人唯知有己而不
知天命不可測也是以恣意妄行狎上躐威又以
其小智槩天下之道雖乃聖人之言亦不信畏此

皆為血氣使且無知故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者物當於其形之被圍

通而苦其難遣之稱也

此章乃謂知天命也生而知之者謂不待教學而知者如古制作聖人即是也學而知之者謂其困學聖人之道始得知之者也蓋夫人道固與天命相合符是故人不法道則命而欲恣行私意者必困之道也然又有因其困卒從學者此又學知者之次也困而不學者乃雖數經困窮而不知其宜

當悔改從學者斯昏愚庸駑無復可論者耳曰民斯為下矣言如是者終不能出凡愚之列者而其於品流尤為卑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章乃示以君子知天命祇畏以保之道也血氣內躁則視聽外錯顏色觸人容貌不恭血氣內專則拒人於外於是言不忠實承事不祇敬血氣內蔽則思慮不固於是雖遇有疑滯以不思問決雖乘忿妄發以不思其事終至難為雖見得之所

取以不思義之當守諸如此類竝皆無非血氣之所累者矣君子知其所累如此故有此九者之思每戒懼以慎之視明聽聰則無所與物相失矣色溫貌恭則無所與禮相失矣言忠事敬則無所與人相失矣疑能問則無所與道相失矣忿思難見得思義則可以遠禍怨矣苟用物執禮和人進道而禍怨無至則所謂天命之所祐自存乎其中矣蓋編者以此總結前數章之旨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

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章明君子之道又當勉奮勇往之心以求之也見善如不及者見人有善言善行而心欣慕之自以為已所不能及者矣見不善如探湯者見人有不善之行而心竊危難之如探湯試其冷熱唯恐其致傷爛也夫人未有無善善惡惡之心者則其智稍明者其嘉慕畏避之情往往皆能相類故曰吾見其人吾聞其語矣唯如君子之道欲求之者當不復顧世之所是非豈意自信以行之也隱居蓋謂身避濁世退處於不顯之地也以高顯之地

難得其志，因就卑隱之地，以求自適其所好者，自信之篤也。行義於卑隱之地，勢難達矣。然能以達其道於天下後世者，行之之力也。而此非有特介之操者，則未易至。而世有如斯之人，甚希。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

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齊景公名杅，千駟四千匹。首陽山名在晉地。伯夷叔齊事見前。按史記蘓秦傳云：伯夷義不為孤竹之嗣，不肯為武

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此與本傳所言有小異，姑附出以俟後考。

此乃編者承前旨特言此以實其人也。有千駟者

謂其富貴顯盛之極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言雖富貴極矣，而其終身無一德一行之為，人稱道者也。先言之者，蓋言死後之名難得人稱者如此也。到于今稱之者，言伯夷叔齊之事，世之相去久遠，而民傳稱其義，到于今未已也。夫伯夷叔齊以周德為醜而去之，是隱居以求其志者也。義不食周粟而餓死，民心感其義，傳稱不衰，是行義以達其道者也。編者舉伯夷之傳稱以擬夫子所云達之旨，故曰：其斯之謂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

立鯉趨而過庭日學詩乎對曰未也日不學詩無以
 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日學禮乎
 對曰未也日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日問一而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伯魚見前陳亢子禽也堂前地日庭趨疾
 行也禮堂上不趨堂下布武所尊在上過
 之必趨蓋不以已于尊者之所
 在也獨立獨趨言時可以私也

此章因以見從學知之方也子禽蓋疑聖人私教
 子故有是問也獨立夫子獨立也不學詩無以言
 者蓋詩者民志之所在民情之所會不學詩則其
 所發言陳志者固陋自肆與世情乖與人情戾難

可以通也是義為陳亢所得之一也不學禮無以
 立者蓋禮者人倫之所理事物之所宜不學禮則
 其應事接物之際可否莫辨莫知所適從甚者自
 闕其分妄行轉遷不能強立也夫子之教先詩後
 禮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故曰興乎詩立乎
 禮成乎樂乃其於門人於其子竝同依彼所設之
 次序而不得別有私者抑又其先後之宜固已一
 定無可易也是義為陳亢所得之二也易稱父為
 嚴君禮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暱也孟子以為君
 子之不教子者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

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之不親教亦
乃此言而是義為陳亢所得之三也

○邢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邢人
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

此章乃因前章有學禮之文遂以學禮者所聞附
記之也君稱之曰夫人夫猶彼蓋亦親稱之不名
也夫人自稱小童者不敢以成人稱也所以自表
其穉弱難自立之義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蓋
因君而後知夫人也稱諸異邦則不得復以內辭

稱之故始稱以寡小君言寡小為夫所厭而與君
敵體也然而異邦人仍因其邦君而後知其夫人
故亦曰君夫人也然則女子雖為邦君之妻禮不
得有表見於外人以稱其尊而以明國無一尊之
義也

